

新俄短篇小說選

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目 錄

兩朋友·····	Lydia Seifoullina
海面掠奪·····	Artiom Vessioly
火·····	Valentin Kataev
浮華盜·····	Alexei Tolstoi

白加是一個堅忍不拔的孩子。同他一塊兒
工作是很好的。他一高聲而響朗的唱起這種

我們就是這麼一些傢伙，
長靴裏面，——一把短刀！

無名調來，大家立刻就會變成愉快。對於婦女們，這是令她們害怕的，雖然他是既沒短刀，也沒長鞭。僅僅那給泥和風日污曬成焦褐色的赤脚上有些傷疤。

白加善於應對，他的舌頭會隨着對手的身分隨意翻轉。一個穿白鞋子的小個兒婦人在過身嗎，白加的唱歌似的聲音馬上會溫和地響了起來：

——幫個忙罷，太太，幫個忙罷，請看在我母親臉上。她病倒了已經兩天，我們兄妹三人在挨餓呀。

如果那女人拒絕了他，他就馬上給她一句惡言，使她得趕快放眼看看她的周遭，看有沒有人聽見了白加給與她的辱罵。當這孩子從一個人的臉孔和衣服認定那人是贊成蘇維埃政權的時，他的態度又會不同。他會直切地粗聲粗氣說道：

——同志，給我幾個子兒買麵包呀。

如果人家問他：

——你那兒來的？你爲什麼求乞？

眨眼之間，他會造出一個故事，使得那問的人瞠目結舌，莫能置答。真的，這樣的問話在現在是少見的。所有的兒童收留所都裝滿了，又把這樣一個無賴怎麼辦呢？白加的眼光是銳利的，他能看到遠處。在一切示威運動中，站在紅旗後面的第一人總是他。把實情解釋給那些小孩子聽的也是他。

——那些混蛋殺死了弗羅夫斯基同志。列富的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普羅列塔利亞。褚鐘那白黨僱了一個刺客。而現在他却誇口：我要開戰。試試看罷，試試看罷！

他知道一切，雖然他并沒好好地受過教育。做他的伙伴是有益的。可是他却很少要甚伴侶。他甯願獨自一個鬼混。長久以來安特加就想

同他要好。他總沒有成功，直到上個禮拜他纔達到目的。現在，安特加已經是白加的好朋友了。是托機會的福。白加到市場上去了。安特加跟踪而往。白加年紀很小。他自稱十二歲，人家頂多會給他一個九歲。他身材瘦小。他混進那些大人裏面，不見了。安特加尋着，尋着。頭碰，肘撞。只少穿過市場三次。沒有白加。忽然，一些女人叫喊起來。安特加奔向那叫喊的地方：目的瞧瞧熱鬧。他呆望着。他看見一個婦人在搖擺她的白衣。她把她的——個衣袋指給人看。

——你們看，一瞬之間……我把我的錢袋擺在這個袋裏，剛剛一歇……我這手拿一個包，右手一條手巾。剛剛一歇……剛剛一歇。天呀，這是怎麼的？怎麼的呀？

買賣的，過路的，大家擁了攏來把她圍着。

擺在袋裏！……一個開口袋裏……人家怎麼不會見財起意！好個糊塗女人！

——拿錢是這麼一個拿法嗎！

——你要把錢擺在你的袋裏，你也應該把手攔在上面喲，蠢東西！

——該找找呀。

——去，找罷……

安特加擠到了前排。

一個頭戴一頂黑帽，眉頭繃得緊緊的黃臉先生斜眼看了一看安特加說：

——這些小賊。搜搜這小子看。大家都應當搜搜的。

——是，呀，捉住這些小子！搜搜口袋！

——莫說廢話！你想現在的小孩子偷了東西還會等着讓你抓嗎？

——在大人們中才會碰到一些這樣的笨伯，那些小賊是慣了的，他們不會這樣不謹慎。

安特加東張張，西望望，雖然他不曾偷，他却忽地莫明其妙害怕起來。他想從那縐眉先生

肘下鑽出。那位却一把抓住了他的襪衣。

——捉住他！往那兒跑？

安特加不該抗拒的。那些女商圍了攔來搜他。沒有搜到一點什麼。可是不管，大家還是毆他。

——他一定把那東西遞給一個伙伴去了。

一個少女挺身插入了這事件。她帶着一種憐憫的聲音焦急地說道：

——不要打一個小孩！警察，警察！

安特加怕警察比怕拳頭還利害。他停止了哭泣，拚命地從那些女人手裏掙脫了身。

女商們開始辱罵那女郎，不管安特加了。警察還沒有來到，他已帶着冒血的鼻頭，逃之夭夭。他同一個瘋子似的奔跑着穿過了兩條街。接着才停下來，坐在一堵牆腳揩淚。他的臉孔給他塗得儼像一個小丑。哭不哭，肚子總得給他塞點東西才成。他跛着腳走向車站。那兒，白加才趕

上他。

——你呆東西！快給停住！我追得你簡直要命了。你向那兒跑呀？

——車站。

——揩揩你的眼睛。你有一副好嘴臉呀，淚鬼！你真做了一個好漢！誰不是呀？你幹麼要離開市場？你袋子裏什麼都沒有，你應當同別人留着。留着并且答應他們搜查。等等，我去買東西來吃。

當他們在車站的小園傍坐下時，白加說道：

——空了那蠢女人的袋子的是我。你却替我受罪。

他快樂的笑了一聲：

——你爲什麼逃呢？我，作賊的我，我都踱來踱去，若無其事。好了！吃罷！

從這天起，白加就同安特加舍在一起了。

他們買了一些香煙和香瓜子叫賣着。并不

長久。白加眞眞就是那麼一個傢伙。有錢，他們就儘買啤酒喝，儘買喀爾美羅，香腸嚼。立刻，他們就沒剩一個子了。重新又得求乞。苦日子喲。夜裏，城外，白加同安特加談着將來。

——我們能夠撈些錢來過冬，做做生意才好。冬天伸着手兒求乞可不容易。太冷，沒有地方睡覺，沒有衣服遮身。去年冬天我是在一個火車頭裏睡覺。那是一個機關手應允了我的。我醒來時，臉上總是一臉的汗。你去叩人家的門嗎，人家可不讓你進去。你是那兒來的，你這面生人！我要能夠在什麼地方弄到一二十萬，我們就好幹一宗事業了。那斜眼白加，他有一幢房子，而且有一個女朋友。可是他還比我年青呢。

他問安特加：他的父母是些什麼人，他怎麼來到這城裏的。可是關于自身却什麼都不肯說。

只有一次他談起了他自己。兩個孩子釘住了一個把領圈解開套在一條粗頸上面的紳士：

——給我們一個子兒罷……

那紳士把他那綳在一件絲製上衣裏的肚子擺了一擺。他向那在他身邊走着的白衣婦人高聲說道：

——到處都得看到這些傢伙！無論那個角落都是！不用說，又是一些罪惡的候補者。這些衣衫襤褸四不像的東西對於地方真是一件莫大危險。

白加把一個最粗野的惡語給了那個女人。接着，兩個孩子放開脚步就逃。當他們停了下來息氣時，白加說道：

——老伙，父親母親通餓死了，這才真是晦氣事呢。

——你父母都死了嗎？

——這不干你事。

他就開始戲弄一個站在一扇大門口的穿短褲的孩子去了。

——你明明是個男孩子，頭上却頂着一腦女孩子的頭髮。你這孩子！

那個年紀不過五六歲的孩子用了一種笛音似的聲音答道：

——我那是一個男孩子！我是蘭弟呀。

——蘭弟嗎？那末爲什穿短袴？

——天氣熱呀。夏天是可以作男孩子打扮的。

白加同意了這話：

——這是真的。你的母親在家嗎？

——不，她同娜亞上市場去了，祖母在家。

你母親在那里呢？她也上市場去了嗎？

——她也上市場去了。去偷東西去了。給我們去拿點麵包來好嗎？不過，不要說是給我們拿的。說你餓了。或者說要拿給狗吃……

那小姑娘拿來了一個小甜麵包和一塊餅乾。

兩個孩子吃光東西就同那小女孩子遊戲起來。她真是一個有趣的小把戲。她只尖聲尖氣說個不休。她讓他們進了院子把一隻小狗指點給他們看。他們就同那隻小狗玩着。

他們不曾看見主婦和女僕的回家。

——蘭弟，你同誰在玩呢？祖母在那里？她有什麼話嗎？這兩個孩子是什麼人呢？

從帽沿下投了可怕的一瞥後：

——你們是些什麼人？

蘭弟奔向她的母親。

——他們的母親到市場上偷東西去了。你讓他們同我玩着等他們的母親罷。

那女人同牝雞似的叫了起來：

——怎麼？……怎麼？……去偷那里？

兩個孩子奔向門口。脚不停留。這天，他們就沒找到食物。翌日是只好用幾個蕃薯充充飢。白加發愁起來。就像寒熱病發作了似的。

——怎樣的生活齣！那些狗的生活還要好上萬倍。如果我弄得到一二十萬呀……

第三天，也不招呼安特加，他獨自一個離開墓地去了。他們兩個在街上碰到時，白加也并不停。他只抽身過時說道：

——我今天晚上有事。我已經約定……好了……你明早在我們昨天晚上過過夜的墳邊等我罷。

——我呢？

——我叫你等我呀！

於是他飛也的走了。

翌日安特加等他直到正午。白加沒有回來。

又幾天過去了。安特加再沒見到白加。他死等了一個禮拜，每晚都到墓地裏去，喊着：

——白加……白加……

沒有回答。秋天來了。墓地是不必再想了。接着，安特加交了紅運，他在一間兒童收留所占

了一個位子。他忘記白加。可是，并不全然。有時，夜裏，他的心兒總不免有點寂寞，有點衰意。

——白加那兒去了？

他不曾哭過他的母親，也不曾哭過他的父親，可是因為他這伙伴他却很想流淚。

在一堵牆上剩有一片風雨未加侵蝕的殘報。從那些模糊的小字，人可以讀到一段夜劫未成的新聞：

……“那些匪徒開鎗拒捕，致被免脫。在這場惡戰中，斃盜黨一，乃一未成年之犯人。”

海面掠奪

Artiom Vessioly

一九一八年春。 “我們的”
第一個春天。 孤巴，黑海，
羅夫洛西卡。 蘇聯。 熱。
狂。 高潮，驟流……

整個的行車時間，車箱裏談話不絕。人爲什麼叫喊？人爲什麼辯論？一切問題都歸結到同一點：打倒資產階級！打殺他們！一切是我們的。我們是主人。我們是暴力。那些白狗！那些白狗又把我們奈何！力在我們手裏。我們要把他們一齊